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楼约春
月如楼
听宛玉



名著恒久远

代代永相传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[第3辑]

听月楼·婉如约·玉楼春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听月楼 / (清) 不题撰人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03.2

(中国古典文学名著. 第3辑/陈余齐主编)

ISBN 7-5034-1323-9

I. 听… II. 不… III. 传奇小说—中国—清代 IV. I242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06549 号

153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社 址: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
印 刷: 北京通州鑫欣印刷厂
经 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印 张: 384 字数: 9600 千字:
版 次: 200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: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: 957.00 元

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, 工厂负责退换。

听月楼

清·不题撰人

目 录

第 1 回	月楼仙迹	艳妾专房	(1)
第 2 回	见姨惊美	拘礼辞婚	(6)
第 3 回	游园偷情	寻香召蚌	(11)
第 4 回	拜寿留妹	玩诗逼归	(16)
第 5 回	训女遗笺	妒姬作祟	(21)
第 6 回	拷逼掌珠	怒伤切戚	(26)
第 7 回	计诱老拙	珠拾江心	(31)
第 8 回	痴生染病	义友央媒	(36)
第 9 回	面许朱陈	硬写绝据	(41)
第 10 回	听月题诗	引生遇故	(46)
第 11 回	访美探楼	遇婢破梦	(51)
第 12 回	巧试佳人	戏捺书生	(56)
第 13 回	许姻倩笔	赴选登科	(61)
第 14 回	奸相逼婚	怨女离魂	(66)
第 15 回	新诗免罪	旧好露奸	(71)
第 16 回	谪官怜女	还珠见母	(76)
第 17 回	误认岳丈	错逢嫖母	(81)
第 18 回	困园逾墙	完姻拒婿	(86)
第 19 回	正言规友	当道锄奸	(91)
第 20 回	风散浮云	情圆听月	(96)

目 录

(1) 祝文寿屏 独出对尺	回 1 策
(2) 祝文寿屏 美对对尺	回 2 策
(11) 祝文寿屏 青对对尺	回 3 策
(17) 祝文寿屏 林对对尺	回 4 策
(25) 祝文寿屏 菱对对尺	回 5 策
(28) 祝文寿屏 碧对对尺	回 6 策
(31) 祝文寿屏 碧对对尺	回 7 策
(36) 祝文寿屏 绿对对尺	回 8 策
(41) 祝文寿屏 湖对对尺	回 9 策
(43) 祝文寿屏 荷对对尺	回 10 策
(47) 祝文寿屏 柳对对尺	回 11 策
(52) 祝文寿屏 人封对尺	回 12 策
(57) 祝文寿屏 李衡对尺	回 13 策
(59) 祝文寿屏 伊温对尺	回 14 策
(71) 祝文寿屏 罪对对尺	回 15 策
(73) 祝文寿屏 文对对尺	回 16 策
(77) 祝文寿屏 文对对尺	回 17 策
(82) 祝文寿屏 罪对对尺	回 18 策
(91) 祝文寿屏 文对对尺	回 19 策
(96) 祝文寿屏 文对对尺	回 20 策

第 1 回

月楼仙迹 艳妾专房

诗曰：

广寒宫阙降瑶仙，种种情魔自惹牵。

千古凡尘谁听月，月如无恨月常圆。

喜怒哀乐自情而生也。怒哀虽云有情，终于无情。喜乐未尝无情，终非有情。无情于有情中，而更见无情。有情于无情中，而益见有情。情之所不容已，因情而死。情之所不能忘，因情而生。有情劫、有情魔、有情痴、有情缘皆造化颠倒。世之男女有情者，使其情不魔不灭，而后无不遂其情也。偶检残编，得《听月楼》七律一首。其诗有无限深情，诵之再四，乃不禁因情评话“听月”为名，谱成一部演说，以消阅者之闲闷云尔。

此书出于前朝河南开封府祥符县，有一位官宦姓裴名长卿，字如金。少年登科赐进士出身，屡升至刑部侍郎。为人刚方正直，敢作敢为，不避权贵。广有谋略，家道丰厚，兼爱济困扶危，锄强去暴。夫人赵氏同年，四十以外。所生一子二女，子名以松，字端文，年已十七。曾入黉门，在京随父读书，聘右都御史张翔之女雪姑为妻，尚未过门；长女绮霞，十六岁；次女绮云，年十五岁，俱生得沉鱼落雁之容，更有班姬、道蕴之才。女工自不必说，俱待字闺中，未曾适人。夫妻爱如掌上珍珠。

裴爷因两女才色兼优，要择婿配婚，因在后花园构一高楼，与二女居住。一为拈针步韵之区，二为游目遣兴之地。楼方告成，尚未题名。那日八月十五日，正是中秋佳节。这晚月明如昼，裴府团圆家宴，摆在后花园楼下厅中。裴爷夫妇居中坐下，

一子二女旁坐相陪，丫环上酒上菜，一家畅饮，好不快活。又见一天皎月，照得阶前雪亮，耀人眼目。裴爷此刻心中欢喜，要在酒席筵前，考一考子女的学问。便道：“此楼业已造成，尚未命名，吾儿可同两个女儿各拟一个名儿上来，与为父的评定。其名总要出类拔萃，不可落入俗套。名取的不中式者，罚酒三盅。”以松同两个妹子连声答应，忙去腹中寻思。一会三人俱已将楼名推敲顶好的出来。先是以松道：“楼下有大松数十株围绕，与楼相齐，可名为‘餐松楼’”。裴爷笑道：“餐松乃隐逸之意，非所以居尔两妹。吾儿学问颇不活泼，快领罚酒以通窍。”说得以松满面通红，不敢回言，只得吃了三杯罚酒。

裴爷又问两个女儿，楼名可曾有呢？绮霞道：“女儿恐取出楼名，也怕不佳，不如不说，同妹子吃三杯罚酒吧。”裴爷道：“你二人之才高似乃兄，快些说来与为父的听。”绮霞见乃尊谆谆问她姊妹二人，不敢再为推辞，只得说孩儿取的楼名叫做“倚翠楼”。绮云也接说，孩儿取名“双凤楼”。裴爷道：“大女儿取名‘倚翠’，还有诗人婉转之情。二女儿取名‘双凤’，未免才思太露，绝少曲折，较之‘餐松’，总胜千百倍多矣。”各饮一杯赏酒，两位小姐尊了父命，将酒饮过。夫人道：“老爷也取个楼名指教儿女们，不好也要罚三杯酒的。”裴爷笑道：“夫人代孩儿们出气，也要盘驳下官了。”夫人道：“非妾敢班门弄斧，老爷不说出一个楼名无以服众，这是要请教的。”裴爷不好回夫人，正沉吟一会，未及说出楼名，但闻空中一阵鹤唳之声。香风微微，皎月影影，悠悠扬扬，飘下一张简帖，落于庭前。

裴爷大吃一惊，忙着丫环到庭前看来是什么东西。丫环领命，执灯到庭前地下一看，见是个黄柬帖，忙弯腰拾起，走到上面送与裴爷。裴爷接过一看，见柬帖一个上写：“玉阙掌桂仙吏吴刚致意司寇裴君，偶见名楼亦生倾慕，其间多少有情之人，多少有情之诗，多少有情之事，非佳名不足以留其胜迹，如‘餐

松’、‘倚翠’、‘双凤’等名皆才人后着，即司寇未言之‘留云楼’亦算巧思，犹非奇绝。刚于桂下用玉斧磨琢二字，以为君家楼名，令人惊奇诧异，以成一段佳话。匾三字并诗一首已书于司寇新楼，可上楼一看，便见分晓。”裴爷看完柬帖，又被一阵香风吹去，柬帖已不在手中，裴爷连称异事，便向夫人同一子二女说了一遍，大家各吃一惊。裴爷站起，命丫环掌灯，同夫人一子二女齐登高楼。

此楼后半截靠河一带雪洞，推去窗子可以眺远。后半截在花园内，上面楼中卷檐内，本横一退光漆匾，约有三字宽，未曾写字，匾下即是一带粉屏。裴爷到楼上，正值灯月交辉，光射匾上，三个金字乃“听月楼”，下写“掌桂仙吏题”。夫人不通文墨，并不则声。裴爷与两位小姐寻思“听月”二字，意味颇见生新。旁有以松，插嘴叫声：“爹爹，楼名‘听月’虽是仙笔，而文理欠通。只有赏月、玩月、踏月、见月。月乃太阴之象，无声无臭，从何处听起，此名似乎不妥。”裴爷也觉以松言之有理，连连点头。绮霞道：“兄长且慢批评仙笔，请看粉屏上诗句，自然明白。”裴爷命丫环将灯移近屏前，大家细看。那诗是七言绝句一首，只见上写道：

听月楼高接太清，楼高听月更分明。

天街阵阵香风送，一片嫦娥笑语声。

后写：“咏听月楼句，可博司寇一笑。”裴爷见此诗句，与儿女们恍然大悟“听月”二字之意，以手加额道：“楼名得此仙笔，千古留芳矣。”说罢，命丫环移灯照着，一同下楼，重新入席，共饮香醪。夫人道：“据仙柬云，老爷未言之‘留云楼’，可是这个名么？”裴爷道：“一丝不错。”夫人笑道：“真是活神仙了。”裴爷道：“明日朝罢回来，摆了香案上匾，谢仙。”夫人道：“正该如此。”说罢，大家畅饮一会，尽欢而散。

回房安寝，过宿一宵，次日起来，裴爷朝罢而回，命家下对

楼摆下香案，同夫人儿女到楼前。有丫环铺下红毡，裴爷至亲五口大拜八拜，答谢上仙题楼之恩。拜毕起身，又在楼上游玩一会，正才坐下，吃了一杯香茶，见一个丫环禀裴爷道：“楼下有家人来报，老爷两位同年宣大老爷已起用侍读学士，柯大老爷已起用太仆寺少卿，俱代家眷来升见过了，方才有名帖来拜候老爷，请老爷示下。”裴爷点头知道，吩咐下面家人，打轿伺候回拜两处。丫环答应下楼去了。夫人问道：“来拜老爷是哪两位同年？”裴爷道：“这两个同年总是江西南康府建昌县人氏，一姓柯，字直夫，号秉正，为人迂拘执拗；一姓宣，字学乾，号行健，为人温雅和平。同为甘氏之婿，乃两姨连襟。前因公事挂误，今复起用来京，可喜有几个同年，不时聚首谈心。夫人且与儿女们少坐片时，下官失陪了。”夫人道：“老爷请便。”裴爷起身下楼，一直出外上轿，带了四名家人，先去拜宣侍读，见面各叙寒温阔别，又说到有子登鳌年已十七，入过学了。裴爷也代他欢喜，即告别上轿，去拜柯太仆，叙礼送茶，也谈一番寒温。柯爷问裴爷道：“年兄有几位令郎、令媛了？”裴爷道：“一个小儿，两个小女。”旋问柯爷几位令郎、令媛？柯爷道：“一个小儿，一个小女。”裴爷道：“你我俱有后人可继书香，但不知闺中掌珠拾于何人之手？”柯爷道：“事有定数，何必为儿女情长。”裴爷笑道：“年兄言之极是。”说罢起身告别，柯爷苦留便饭。裴爷道：“今日还有公件未完，容日再来领情吧。”将来一乘下阶出去。

柯爷送出大门，见裴爷上轿去了，方转身入内，才到腰门口，只听见中堂上一片喊叫之声，倒把柯爷吃一大惊，连忙进去一看。原来柯爷的大夫人甘氏，年已半百，秉性忠厚，又兼一身是病。膝下只生一女，名叫宝珠，年已十六。她生得比花花解语，比玉玉生香。女工有描龙刺凤之能，文墨有二酉五车之富。待字择婿，未曾出阁。侍女如媚、如钩，随身服事，也有几分姿色。终日相伴小姐在闺房，足不出户，父母十分钟爱。只有柯爷

不喜女儿吟风弄月，以为古今佳人才子多由于诗，私心挑逗，成人话柄。屡责女儿。无奈女儿酷好吟诗，虽屡被责辱，犹背后吟咏。柯爷一生多疑，每被觉察出来，大闹几场，因此父女人和意不和。

柯爷又因无子，用千金在苏州买一艳妾。本是水户出身，生得有七八分姿色。虽不能诗，也知认字。枕席上又善于奉承。柯爷被媒人哄诱上钩，买了回来，取名秀林，收在房中。过了几年，生了一子，柯爷分外欢喜。因子贵母，越发宠爱秀林。其子到了六岁，延师教读，取名鸣玉。生来聪明，过目成诵。十岁上四书五经俱已了然。柯爷爱子心重，且又爱妾，言听计从。夫人见柯爷宠妾灭妻，又糟踏女儿，心中气忿不过，与柯爷吵闹几回。秀林反帮着出言不逊，气得夫人病上加病。秀林以为得计，只望气死夫人，她就可以扶正了。怎奈是水户出身，每日在风流阵中，俱是棋逢敌手的少年。今见柯爷一年老胜一年，很不畅意，打点偷些野草闲花。柯爷家法甚严，三尺孩童不许入内。内里女眷，又不许出外。弄得秀林心猿意马，被他拘住，很不耐烦，终日自嗟自叹，只与夫人、小姐寻事吵闹，打鸡骂狗，闹得合宅不安。这日有一双红睡鞋晒在窗前，因小姐的丫环如钩泼水溅湿睡鞋，又被秀林撞见，连皮切肉打丫环，骂主人，大闹起来。且看下文。

第 2 回

见姨惊美 拘礼辞婚

诗曰：

眉似远山齿似银，美人身段有丰神。

秋波一盼魂消处，本欲相亲未许亲。

秀林为丫环如钩把她的睡鞋弄湿了，便大闹起来，指着丫环骂道：“你这浪蹄子，臭淫妇，仗着什么人势头，屡次将我欺负，我亦不是好说话的主儿，你敢与我拼一拼。”如钩也忍不住回道：“婢子是无心溅湿姨娘的鞋子，何必这等生气骂人。”秀林一听，好似火上加油，对着如钩一口啐道：“我不是你的主儿，你这浪胖敢向我回嘴，非但是骂，还有打呢！”说着站起，拿了一根门栓，如狼似虎抓过如钩，没头没脸的乱打，打得如钩满地打滚，哭喊连天。早惊动夫人前来相劝，并不肯依。夫人气了归房。小姐知道此事，忙出房向秀林招陪不是。秀林不但不准情，反责备小姐道：“你用出这等尖嘴薄舌的丫环，平时并不拘管，任她狂为，反代她讨情，将来引诱你做出不端事来，也是不消究问的话。”这一席话，说得小姐满面通红，也气起来道：“就是丫环失错，溅湿睡鞋，也是小事，不放着大喊大叫。我代她陪礼，也就丢开手了。你这嘴内说些什么乱话，令人难听。你要借如钩出气，将她活活打死，倒也干净。”秀林听见这些话，哪里忍捺得住，心下大怒道：“我就把这贱人打死，看谁向我要人。”说着把门栓雨点似的向如钩身上打下来，比先更打得凶险。如钩哭叫救命，小姐一旁看见，气得浑身冰冷。

正是中堂大闹，恰值柯爷送客进来，一见这个光景，大吃一

惊，忙向秀林手内夺过门栓，问她因何发恼，这般模样。秀林学舌与柯爷听，把方才吵闹的事，又加些作料，说如钩得罪了她。你女儿不责备她的丫环，反掌着丫环说我许多不是，我怎么不气？我是一个主儿，就打她的丫环也不为过。你看我手都气冷了。柯爷摸着秀林的手道：“果然冰冷的，丫环快取热茶与姨娘吃，大人不记小过，丢开手罢，气她则甚。”小姐见父亲百般安慰秀林，心中不忿道：“爹爹也该问个曲直，怎听一面之词。各人房中使用的丫环，各有主儿。就是我的丫环不是，也该先问我一声，如何动手就打。我若打了她的丫环，她又何以为情？爹爹不知就里，便认以为真了。”秀林哼了一声道：“一个千金小姐，对着父亲还护庇丫环，成何体统！”柯爷被秀林一句话激恼起来，喝声宝珠：“十分放肆，还不带了丫环回房，严行管束，尚站在中堂与长辈斗口，全没家教，速速退下。”小姐见柯爷反教训起来，忍不住向前，气忿忿的拉了如钩回房去了。柯爷反百般安慰秀林，手搭香肩，拉入内房，同用中膳。秀林占了上风，心中十分快活，加意奉承柯爷。柯爷虽有几岁年纪，也强作解人，与秀林调笑。中膳已毕，将茶漱口，便同秀林到花园散闷不表。

且言宣夫人因来京多日，打发儿子登鳌到柯府见见姨母。登鳌领了母命，更换衣衿，带了抱琴、醉瑟两个书童跟随轿子，一直来到太仆寺衙门。宣公子下轿，先有抱琴投了名帖。看门柯荣见是至戚，不敢怠慢，请公子厅上少坐，忙入内禀知。老爷尚在花园，先禀知夫人。夫人正在房中气闷，听见丫环禀称，宣姨太太差了公子来见夫人。夫人听见破忧为喜，即请公子内堂相见。丫环传话出去，柯荣忙到厅去请公子入内。一面赶到花园去禀老爷，老爷与秀林在花园顽耍倦了，正在一张大理石榻上并头而睡，却不敢去惊动，只得站在园门外等候。

宣公子入内，到了中堂，见柯夫人坐在一张太师椅上，两旁四个丫环侍立，忙向前尊声姨母在上，待侄儿宣登鳌拜见。说着

要拜将下去，柯夫人一把拉住道：“贤侄少礼，一旁坐下。”宣公子告坐，坐定有丫环献茶，茶毕，柯夫人道：“令尊、令堂安否？”公子道：“托赖姨母鸿福，双亲俱安，命小侄前来，代请姨丈、姨母的安。”柯夫人道：“好说，我看贤侄，生得面如冠玉，貌似潘安。今年尊庚，可曾游庠么？”公子道：“小侄十七岁，已于去岁侥幸入学。但不知姨丈今往哪里去了？”柯夫人笑道：“你家姨丈被妖怪终日缠住，问他则甚！”公子见说，不好再问。又道：“姨母膝下可有姨兄、姨妹么？”柯夫人道：“做姨母的，生了一个姨妹，名叫宝珠，今年十六了。有个姨弟，名叫鸣玉，今年十三了，是妖怪所生的。”公子道：“小侄到此，可请姨妹、姨弟来见个礼儿。”柯夫人道：“你的姨弟在书房念书，被你姨丈拘住，不准出外，如私自逃出，姨丈定加扑责，拘得这个孩子，如木偶一般。不用叫他出来见礼，省得淘气，倒是你的姨妹可唤她出来见个礼儿，与你兄妹会一会。”说罢，即命丫环去请小姐，丫环答应去了。

宣公子坐在椅上，腹内寻思道：“闻得母亲常说，姨母所生姨妹，貌若羞花，才如咏絮，乃一才貌双全的女子。但闻其名，未见其面，今且拿出几分眼力，看姨妹可是名称其实么！正在寻思，忽听一阵环佩声响，从屏后转出来。公子抬头定睛一看，见小姐冉冉来到中堂，好一似“天上嫦娥离玉阙，林中美女下瑶阶。”公子见了小姐月貌花容，已是心神荡漾。又见后随两个侍婢，也生得超群出众，心内连连称赞道，果然言之不虚，我宣登鳌若有福分，得与姨妹竟成连理，也不枉一对姻缘，方是尽善尽美。且待我回去禀知母亲，向爹爹说了，央媒人前来说亲，谅姨丈、姨母再无不允的。

正是公子出神痴想，早见小姐向前与母亲道了万福。柯夫人道：“我儿罢了，可与姨兄见个礼儿。”小姐答应，转身叫声姨兄请上，愚妹这里万福。一面见礼，一面微露秋波，暗观公子生得

一貌堂堂，唇红齿白，品格不凡，心中也十分倾慕。公子见小姐与他见礼，忙起身，也尊声姨妹少礼，愚兄这里回揖，说罢一揖下去。两下见礼已毕，小姐在公子对面坐定，四眼相望，你爱我，我爱你，说不尽顾盼无限深情。夫人又与公子谈了一会家务，公子起身告别。夫人留住吃了晚饭去，公子也舍不得撇了小姐就去。趁着夫人留他，就坐了不动身。夫人正吩咐丫环叫厨下备酒，恰值柯爷在花园睡醒，同秀林出来。柯荣向前禀知，将名帖呈上一看，知是宣家姨侄到了，便问柯荣道：“宣公子可在这里了？”柯荣道：“现在中堂见夫人呢！”柯爷点头叫秀林回避了，独自迈步来到中堂，见夫人居中坐着，女儿陪着姨侄坐在那里，心中已不喜欢，但因姨侄初来，未便发作。夫人见老爷进来，便叫公子向前见了姨丈，公子起身，尊声：“姨丈在上，小侄拜见。”柯爷拉住，只叫行常礼吧。公子依言礼毕，候柯爷与夫人并肩坐下，也一旁坐定。

小姐向前请父亲的安，柯爷哼了一声道：“一个女儿家，不坐在深闺做你女工，出来则甚！”说得小姐满面通红，诺诺而退。夫人见柯爷发作女儿，很不耐烦道：“一个远来至戚，兄妹出来见个礼儿何妨？你又来扯淡，多管闲事。”柯爷道：“你哪知男女七岁不同席，虽是至戚，也有瓜李之嫌。父母不管，岂不被人议论。”夫人道：“动不动说的是老头巾的话，倒也可笑。”柯爷也不及同公子叙寒温，只与夫人拌嘴。公子此刻见小姐已去了，大失所望。又见柯爷为小姐出来与他一会，反同姨母争竞起来，弄得局促不安。也不等他晚饭吃了，即起身告别。夫人还说相留，柯爷反说姨侄的令尊、令堂在家悬望，不必苦苦相留，改日再会吧。说着送了宣公子出来上轿而去。回来又埋怨夫人一番道：“虽宣家姨侄生得仪表甚好，却是举止轻浮，以后防闲要紧。”夫人笑而又气道：“男女一见了面，便不成有什么事故出来！”柯爷恼道：“你妇人浅见，知道什么！”自此夫人与柯爷专为此事絮聒

不休，且自慢表。

再言宣公子自到柯府见了姨妹，回来眠思梦想，念念不释，暗将此意告知母亲。宣夫人也深知姨女才貌双全，堪以匹配孩儿。又是亲上加亲，兴勃勃的与宣爷商议，代儿子央媒向柯府求亲之事。宣爷听说，皱着眉，摇着头道：“若论我与柯襟兄连姻，自是门当户对。乃这位襟兄性情执拗，且又多疑，未必肯允这门亲。”夫人笑道：“姻缘随天所定，不过借人力求之，行止再作商议。”宣爷见夫人言之有理，点头依允。次日即托刑部侍郎裴爷为媒，到柯府求亲。裴爷因两处俱是同年交好，不好即却，只得坐轿到柯府而来。先有家人投了名帖进去，柯爷整衣出迎。裴爷入内见礼，分宾主坐定，家丁献茶，茶毕。柯爷问道：“年兄何事下顾，望乞见教。”裴爷笑道：“特来与年兄的令媛作伐，故轻造尊府。”柯爷道：“女大自要当婚也，择婿之才貌若何？方可允亲，但不知年兄做媒，说的哪一家儿郎。”裴爷道：“若论女婿才貌，固是好的。亲家与你同年好友，又是襟戚，这头亲事可好么？”柯爷哈哈笑道：“年兄是来代宣襟兄的儿郎做媒，却有三不可，做不得亲。”如此批驳出来，且看下文。